

小说选萃

# 阿康寿头

岑燮钧

在我们周塘，说一个人寿头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真傻，一个是老实。阿康寿头是真傻，因为他爹妈是嫡亲表兄妹。他家住在前祠第二进的西厢。阿康寿头大我一辈的样子，跟他娘住在一起，从小喊“妈妈”。我们这边的人，老一辈喊娘都喊“姆嬷”，独有他，“妈妈”从小喊到老。小孩子喊“妈妈”，很可爱的；这把年纪了，还喊“妈妈”，让人觉得挺滑稽的。他一直跟妈妈睡在一起。小的时候，他爹要来睡，他愣是不肯，让他爹去跟自己的妈妈睡，独有这一点是聪明的。等到他发育了，促狭鬼们就会向他招手，问他：“阿康，你妈的奶奶（读第一声，乳房的意思）大不大？”或者：“阿康，有没有吃你妈妈的奶？”阿康有时嘿嘿傻笑，有时就会说实话：“我摸的。”“那你妈妈真好……”“妈妈要打我的！”一群促狭鬼就都狼狽地笑起来。

因为他是寿头，摸妈妈的胸口也就罢了，大家见怪不怪。突然有一天，三太婆惊叫起来。三太婆住在阿康家对面的东厢，中间隔着花墙。那天，她没有关死外窗，只是虚掩着。外窗是雕花的实木小门，不镂空的，可以从里面插住。内窗是福字格子窗，糊着窗纸。正是傍晚时分，三太婆的房里暗沉沉的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似乎隐隐有点亮起来，她也没在意。突然，一道竖条子的夕阳红光直射进来，三太婆一个警觉，因为她正在洗澡。她转头看见一双眼睛，“谁！”她赶紧用衣服掩住胸口，听见有人跑了，打开窗一看，是阿康的背影。若是换做别人，或许也就算了，偏是三太婆是个不依不饶的人。她在花墙的过道门里就喊开了：“阿康娘，阿康娘，你家阿康看我洗身子呢。”这样一嚷嚷，檐下就站了好些人。阿康娘丢不起这个脸，就拿起笤帚打阿康。阿康大喊：“我给三太太送瓜瓜，我又不知道三太太在洗澡！”后来，有人在三太婆的窗口，果然见到了一小溜白瓜片儿。

这事也就一阵风过了。但是促狭鬼们还是会打趣他：“阿康，你偷看三太太洗澡了？”阿康不响，他们就给他吃一颗小糖，又问道：“阿康，那你洗澡是自己洗的呢还是妈妈给你洗的？”“擦泥羞皮（身上的泥垢）是妈妈给我擦的！”“那你的小虫虫呢？”大家又都发出猥琐的欢笑。

阿康家后面一进有个老姑娘叫阿梅，长得凹凸有致。每当阿梅从阿康家门前的时候，阿康的眼睛就放光，一直看着她。阿康娘起先没注意，后来看见阿康傻笑，就打他脑袋。没人知道，阿康在跟踪阿梅。阿梅在老屋里穿来穿去，阿康总是远远地跟着。有一阵，阿梅好像很忧郁的样子，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廊檐下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走过来。老屋里有许多地方是不见天日的，而阿梅偏偏喜欢这样的角落。突然，阿康跳出来，从后面揭起了阿梅的裙子，“哈哈，花短裤！”阿梅大吃一惊，突然猛醒，一边跑一边骂道：“流氓！”过了没一会儿，阿梅的爹娘打上门来。不久，听到了阿康家传来了杀猪一样的叫声，“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！”阿康的爹在痛下杀手。

这事半年后，阿梅到上海去做阿姆（保姆）了。但是，她的爹娘放话说，是寿头阿康把他们女儿吓着了。

其实，阿康很老实的，不知怎的，偏偏这两件事，一直被人说道。后来，他爹死了，就只剩下母子俩了。

老了的阿康，剃着寸头，一簇一簇的白发，很是显眼。他的脸有点虚胖，耷拉着，两只眼睛分得很开，浑浊无光；有时流着口水，或者嘴角带着白沫；衣服的前襟上，总有他擦手的污迹。一日三餐，都是他的老娘打理。有一天，他坐在檐下，一只有碗放在腿上，在吃“烤扁洋芋芋”。所谓“烤扁洋芋芋”者，就是盐炒小洋芋，为了入味，用锅铲把它按扁，裂开来，咸味就进去了。他看见我，嘿嘿笑着，把碗递过来：“我妈妈烧的，很好吃！”我说：“你自己吃，自己吃！”他还是认得我的，把我当做自己人。阿康娘看见我，拿了两三个放到我的手里，“尝尝，味道还好的。”然后拉住我，问我，像阿康这样的寿头，国家有没有补助的，“等我死了，不知他怎么办呢。”她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我最后一次看见阿康，是他娘在给他洗头。估计一阵没去理发了，阿康的头发有点乱。那时已是初冬，阳光暖暖地照进来，天气很好。阿康的头上冒着热气。阿康娘一头白发，在阳光下，越发闪亮。她佝偻着背，把一盆混杂着头发的肥皂水倒掉，重新倒上一瓶热水，然后，又从缸里舀了一点冷水倒进去，用手试水温。“头伸过来，你个寿头！”这话，半是暖洋洋，半是沉甸甸。“妈妈，太烫了。”“没烫，热一点好，冷了要伤风的。”阿康娘一手按着他的头，一手拿热毛巾给他淋头。她的手上全是老年斑，捋起袖子的手臂像枯枝，上面全是一条条的筋，像蚯蚓一样。

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，前祠老屋里，突然传来了阿康的喊声：“妈妈，你起来呀，你起来呀！”这样地喊了好一会，族人走进来，一摸，阿康娘已经硬了。

“依个寿头，你妈跟你睡在一起，死了都不知道！”

他们只有一张雕花的老眠床，床上镂空的花件快要掉下来了，用线绑住，半挂着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！”一个苍老的声音，用孩子的腔调，不断喊着……

收到著名翻译家沈萼梅（慈溪人）教授家属寄我的几张照片，照片虽然是黑白的，其中一张邓颖超接见外宾的照片，最引人注目，沈教授当时是位意大利语翻译，另外几张是沈教授与几位国外文学大师们的合照。问他们邓颖超是哪一年接见的外宾？参加的人员是谁？家属不知道，说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左右，我当然也不知道，可以说一头雾水。

我向慈溪政协文史群的专家们求助，把照片发到政协文史通讯员的群里。不到五分钟，市方志办的王孙荣先生回了三个惊叹号，又补一句：“一排左一是冰心！邓颖超都认识的，其余人待考。”他建议我去翻阅《冰心年谱》和《邓颖超年谱》。我照做了，网上马上购买了《冰心年谱》，没有《邓颖超年谱》只找到《邓颖超传》，再翻出家里早有的《冰心儿童文学全集》《寄小读者》等书，《冰心儿童文学全集》中也有冰心生平年表简编，翻阅了几遍，却看不到冰心与邓颖超一起的外事活动。

我想到了中国散文学会，他们有冰心散文奖评选活动，想必与冰心家属有联系多点，我马上与红孩会长联系，红会长告诉我，早年间与冰心女婿联系的，可惜前几年去世了，断了联系。寥寥数字，几乎又断了线索。红会长顿了顿，他又告诉我，可以找福州冰心文学馆的馆长试试，他叫王炳根，多年没有与他联系，自己手机又换了几个，已经找不到他的联系方式了。红会长提供了线索，看来还有希望在前。

冰心清瘦的脸，一身灰色的小立领衫，她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脑际，这张照片的背景我一定要找到。虽然我不认识王炳根，好在福州我也有熟悉的熟人，福建《政协天地》杂志的原执行主编或章睿，他是慈溪人，他的父亲戎德亮跟着叶飞司令的部队，从上海到了福州，后来一直从

芸窗札记

话剧副导演、编剧工作，1949年前已经是著名的导演。章榕兄每年清明回乡祭祖扫墓，闽浙两地跑，作为嘉宾，也参加过杜湖文学奖的颁奖活动，乡情乡音难以割舍。我知道他的人脉像榕树的气根一样交错。微信那头，他丢来一句：“炳根老师我熟，他的手机我找一下，今晚给你回话。”

根据章榕兄提供的手机，我先发短消息给王馆长，说明了事件的来龙去脉，怕他以为是电信诈骗不接。就这样，我们之间互加了微信。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他，王馆长说这张照片他没见，馆里和他著的《冰心年谱长编》也没有收进去。这时，我才知道《冰心年谱》不是同一个作者，王馆长编著的《冰心年谱长编》是目前最系统、最权威的冰心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书。240万字的巨著，分为上、下两册，此书以编年形式系统梳理冰心自1900年出生到1999年逝世近百年的生平事迹、文学创作、社会活动、人际交往等。好在王炳根老师找到了照片的时间：1978年8月30日，会议在人民大会堂，却不清楚出席会议的人员。

线索到此仍没有结果，与会者到底是谁？缺一一份详细的名单。

一直在北京的我国卫星载人航天电子系统研究专家张明华教授，他也是慈溪观海卫出去的，在北京人脉较广。我请他问问，他在微信里愉快地答应了。没有多少时间，张

# 寻找谢冰心

陆建立

教授回复了我，他找到了原来同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屯垦的战友，只不过，他们一个是浙江知青，一个是上海知青，高考恢复后同时考入大学，后来，他当了记者，还当了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主编，他就是钱江老师。

两天后，张教授从微信发来一份发黄的报纸——1978年8月31日《人民日报》第四版上的一条几百字的简讯：《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意大利妇女代表团》，照片下署名“新华社记者摄”。

我把报纸照片打印出来，并铺在书桌上，午后的光像1978年的光，重新显影。

1978年8月30日上午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会见意大利妇女代表团。这是由意大利卫生部长、众议员安塞米·蒂娜，参议院副议长罗马廖利·卡莱托尼·图利娅为领队的众议员，他们中的人员有作家、戏剧家、中学校长等，意大利驻中国大使方济曦和夫人陪同。

此次来访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中意两国共产党及妇女组织交流频繁。

邓颖超时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，要接待意大利客人，外交部领导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找人，要求推荐一位懂意大利语的翻译。学院推荐了沈萼梅教授，一是在教意大利语，二是曾多次担任中意高层交流的官方翻译，为领导人服务。

邓颖超与意大利妇女界朋友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，沈萼梅坐在邓颖超边上，交替传译或礼仪性翻译。安塞米·蒂娜部长等分别作了工作上的交流。会见后，邓颖超副委员长设午宴招待了意大利朋友。这次来访中，沈萼梅给邓颖超副委员长、安塞米·蒂娜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也留下了一张平常珍贵的照片，此照片由新华社记者所摄。

中方出席会见的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、各界妇女人士有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区棠亮、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、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、著名作家谢冰心等，沈萼梅当时站在最后排右一（短发、身材高挑的女士）。

我闭上眼睛思索着，耳边仿佛仍有掌声。掌声里，1978年8月30日的风，从人民大会堂穹顶吹下来，掠过冰心的白发，掠过邓颖超的笑颜，掠过沈萼梅手中的卡片，吹到今天我的书桌上，吹得照片微微颤动。

我于是写下这些话，向各位参与者道声感谢，也替我自己，完成一次迟到四十六年的记录。那一年，国门初开，三位女性以不同的身份，在同一时空交汇：

邓颖超以国家之名，向友谊致意；谢冰心以文学之名，向爱心致意；沈萼梅以语言之名，向沟通致意。而我，以散文之名，向她们致意。

品味生活

# 除夕的马

朱碧云

除夕的雨，淅淅沥沥的，像是在为城市的空旷轻声致歉。儿子撑开那把藏青色的大伞，是他大学的小卖部买的，大，可挡雨。我挽着他的臂弯，躲进那片干燥的穹顶之下。雨丝是被风赶着，倾斜地扑过来，又顺着伞骨滑落，在我们脚边凝成细小的水花。

吾悦商场偌大的影子，黑黢黢地蹲在夜幕里。平日里灯火辉煌、人声鼎沸的劲儿，被这一场雨冲刷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一个沉默而巨大的轮廓。临街的店铺，都拉下了冰冷的卷帘门。五号门也紧紧地锁着，透着一股决绝，那轮廓像是暂时停止了跳动。

星巴克的门面上挂着墨绿色的美人鱼标识，静静地守着那一方小小的天地。透过门上些许没有被水汽完全蒙住的玻璃望进去，店里只亮着几盏灯，柔柔的，黄黄的，像一粒被遗落在黑暗角落里的、不肯熄灭的炭火，带着些许暖意。

为什么非得今天的日子买咖啡豆？儿子很不解。家里的咖啡豆没有了。

我瞟一眼手机，绿色的图标上，赫然跳出2398条未读信息。数字大得有些荒唐，像一群不请自来的客人，在除夕夜，齐刷刷地挤在门口。

最热闹的，永远是那个叫“塑型坊”的群。一百三十九个女人，围着一个牛教练，天天聊得热火朝天。早晨七点，视频便一条接一条地涌出来——谁完成了今天的作业，谁的耐心还不够标准，教练在镜头那头耐心地点评着；大洋彼岸的学员，也会发来青青的农场，广袤的草原，像云朵一样的羊群，刚出生的牛犊子在镜头前，闪着湿漉漉的眼神。电影里的异国风光，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手机屏幕上；新来的学员则忙着求链接——弹力带、瑜伽垫、运动手环，一件件装备在聊天记录里来回跳跃……

三个女人一台戏。一百三十九个女人，这台戏从清晨唱到半夜，也是唱不完的。可我实在无暇顾及，就连朋友圈也渐渐看得少了。前几日，徒儿发文发来一份详尽的攻略，邀我去景德镇画瓷器。攻略做得很用心，每一天的行程，每一家值得去的店，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我盯着屏幕看了许久，又抬头看看画桌上那擦未完成的画，终究还是扫兴地拒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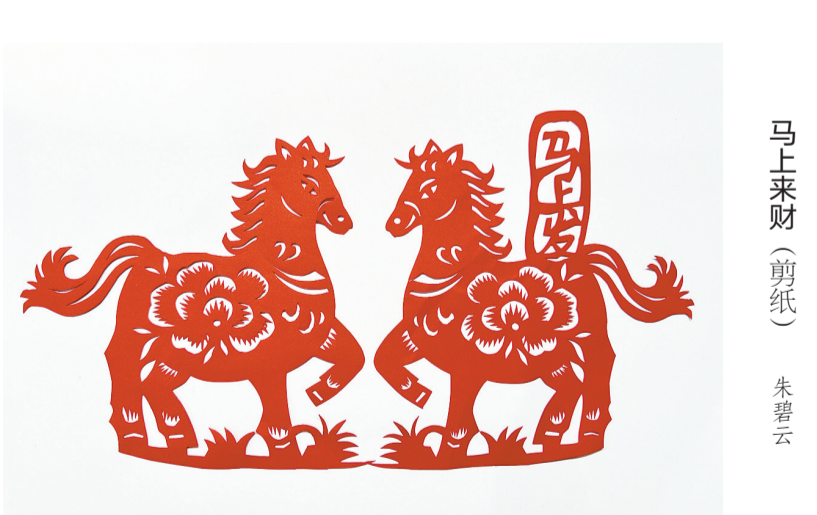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的生活，简单得很。运动，创作。两件事，填满一天。群里又翻出一条通知：明天大年初一，直播由五点三十推迟到六点二十六开始。我心里暗暗高兴——多出来的这近一个小时，够我画上几笔了。毛毡墙上，那幅未完成的马年作品的还等着我，只差最后的细节部分了。按我的性子，若过了那股子创作的激情，这幅画不知要搁置到什么时候。或许几天，或许几个月，或许永远。

今夜，可以画得晚一点了。

窗外的鞭炮声稀稀落落。手机还亮着，那2398条消息，依旧在不断地增加。我没有点开，只是静静地坐在画前，看着那匹未完成的马。它半



春野四骥（农民画） 朱碧云



马上来财（剪纸） 朱碧云

隐在毛毡墙的阴影里，鬃毛飘逸，眼神温驯，仿佛等着我。

泡脚盆里热气腾腾，iPad里播着戏，我手里还握着一支笔，赶在二十二点三十分落下最后一笔。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提醒着这是除夕的夜。

挪步到客厅，春晚已经热闹了一阵。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——除夕不看春晚守岁，就像大年初一不吃“豆茶”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于是心安理得地窝进沙发，嗑着瓜子，嚼着冻米糖，掰一块番薯片，脆脆的，带着童年的甜。电视里的笑声一阵阵地来，可我的眼皮却渐渐沉了。还没到十一点半，睡意便像潮水般涌来。想想也是，何必硬撑？钻进被窝，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交代。

半夜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却丝毫没有惊扰我的梦。再睁眼，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半，手机闹铃声尽职尽责地响着。迷迷糊糊起身，习惯性地站上秤。红色的数字闪了闪，赫然跳出：94斤。我愣了两秒，随即想起教练的话

——“那些都是高热量食物，会让体重迅速飙升”。可不是？昨晚的冻米糖和番薯片，此刻都诚实地体现在数字上。但转念一想，人生苦短，若连除夕都要斤斤计较，未免太过无趣。适当地放纵，有时是必要的慈悲。

客厅平日很少有人坐，电视机也成了寂寞的摆设。我把手机投屏上去，盯着直播跟练，这比手机舒服多了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或许是没喝咖啡的缘故，整个人软绵绵的，动作都慢了半拍。

练完，索性奢侈一回，回卧室睡了个回笼觉。再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半。想起教练说过的话——睡觉也能燃烧脂肪。上一次我还不信，这回却忍不住又上了秤——竟然瘦了八两！我站在秤上，望着那个数字，忽然觉得这年过得有些奇妙。放纵与节制，清醒与酣睡，数字的起伏与内心的满足，原来可以这样微妙地平衡着。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疏，新的一年，就这样在身体的记忆里，悄悄开始了。

感怀点滴

# 樱花梅语

牛歌

单位南门口有个绿意盎然的小公园，委实是件幸福的事儿。午饭后，同事们常三五成群在此散步闲谈，悠然惬意。这几日气温骤降，园中三株红梅竞相开放，给这方闹中取静的小天地平添了一丝喜气。

三株红梅立于公园中部偏西，高约三米，枝干虬曲如篆，树皮斑驳似古籍的封面。二十年来，每到此时，它们总是准时报春。

起初只是枝头点点暗红，随着气温下降，枝桠间的花苞便渐次舒展。抬头望去，枝条上密密麻麻缀满花蕾。走近端详，有的含苞待放，苞尖透出一抹亮色；有的已然怒放，花瓣边缘微微卷曲，像是被寒风吻过又悄然凝驻。花心处一点鹅黄，细如绣线，在清冷的光影中轻轻颤动。枝条纵横交错，彼此搭着彼此，微风拂过，枝干发出细微的吱呀声，仿佛老者在薄雾中缓缓伸展筋骨。花色并非鲜红，而是一种历经风霜的暗红，旧日的，带着紫调，像年久褪色的胭脂，晕着时光的痕迹。梅花开得很倔强，不似江南梅雨时节的温婉，倒是北方严冬里一场沉默的宣告。虬曲的枝干伸向天空，那姿态，令人想起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中的老树——每一道曲折里，都藏着岁月的密码。

正红梅的暗红在我头沉吟，公园东头泛起的一片粉白云霞吸引了我的眼球。走近一看，竟是株樱。樱本该春日绽放，却在这最冷的时节与梅并肩悄然开放了。这三株樱花是去年公园改造时移栽来的，不知是品种缘故还是其他原因，另两株至今都毫无动静，唯独这一株迫不及待与红梅争起春来。樱花形似桃花，粉白花瓣薄如蝉翼，在寒风里轻颤，恍如大唐霓裳羽衣舞，风姿绰约，娇艳动人。有的花瓣还沾着前夜的霜，经阳光一照，亮晶晶的，好像谁不经意洒了一层金粉，在冬日暖阳里熠熠生辉。

“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这话读书人常挂嘴边，可走近一嗅，又哪有什么扑鼻的香气？它的绽放，不像只为报春，更像与严寒较劲——你愈冷，我偏要在这冷中开出花来。这股脾性，着实令人敬重！樱花却不同，它的热闹是错位的，如同走错戏台的艺人，独自唱着不合时宜的曲子。我在想，这早绽的繁华，究竟是争先，还是一种无心的僭越？只怕草木也窥见了人世的急症——连开花都要赶着，生怕错过什么。然而早开往早谢，这道理花不知，人难道也不懂？

望着满树梅樱，不禁心绪浮动。“山有嘉卉，侯栗侯梅”，梅是从《诗经》里走来的，承载着中原士人的精神图谱。王安石在江宁咏“墙角数枝梅”，陆游于驿外叹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，那些花瓣上凝结的，是中国文人千百年的精神坚守——在严寒中守住自己的花期，哪怕无人得见。而樱，却教人想起遣唐使船队带走的唐风雅韵。这株早樱的开放，带着某种决绝的美学——将光华倾注于短短数日，然后毅然凋落。它们或许不知，自己正立在某个文化的十字路口；这里交汇着两种时间观与生命态度，一种是严寒中等待时机的坚韧、顺势而为，另一种是抓住瞬间、决然绽放；一种是“凌寒独自开”的孤傲，另一种是“七日狂欢”的炽烈。

忽然想起《群芳谱》里说梅“独先天下而春”，又说樱桃“春初第一果”。一个抢先报春，一个急着结果，倒都是急性子。可你看它们此刻哪有谁先谁后？梅有梅的沉着，樱有樱的天真，在这小园中，在寒风里，各开各的，又静静守望——这样也好。走着走着，我忽然终于明白：梅的坚守与樱的躁进，都在这方寸之地交错、抗争，却又不得不共生。它们本属于不同时令，却要在同一片冻土上寻找生机。这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？不知怎的，那交错的花枝，在我眼里忽然都有了温度——不是春暖，而是冬日的、挣扎着的、活着的温度。